



康巴周末

国庆专刊

2022年9月30日 星期五

责任编辑:南泽仁 组版:陈雪峰

编者按

国庆将近,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的氛围日益浓厚。每一个中国人都在以奋进者的姿态,迎接共和国73岁生日的到来。本报收到大量庆祝国庆的稿件,这些作者中有教师、学生、诗人等,本报特辟“国庆专版”选发部分作品,与广大读者共庆这一伟大的节日。

7

人类主流文学精神 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康巴未来文学摇篮

扫一扫更精彩



康巴传媒



甘孜发布

国之庆

◎章铜胜

西晋陆机在《五等诸侯论》中说:“国庆独殊其利,主忧莫与其害”,这大概是“国庆”一词出现得比较早的文字记载了。陆机所说的“国庆”,和我们今天理解的“国庆”是不同的。封建时代的国庆,一般指皇帝登基的日子,在这样的日子里,诸侯臣子只顾贪图其中的利益,而一旦皇帝陷于忧患,却很少有人愿意去分担,是可以独其利,而莫与其害的,是没有人顾及老百姓生活的好与坏的。而我们今天的国庆节,则是举国上下共同欢庆的大好日子,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。

乡村人家过国庆节,没有多少仪式感,家里若是闲了,无非就是做点好吃的东西,但乡村人家的国庆节,还是没有过中秋,或是过春节那般热闹,而城市里则不同。第一次对国庆节有着清晰的记忆,是在1984年,那一年,我刚十岁,正

上小学。亲戚早就托人捎信来了,说今年的国庆节热闹,让奶奶带我去市里看国庆节。彼时的我懵懵懂懂,心里想着,国庆节有什么好看的呢,终究还是想不明白,可出于好奇,国庆节的前一天,还是跟着奶奶去市里走亲戚了。我和奶奶刚走到城市边缘的火车站附近时,就感觉到了和乡村不一样的氛围,车站的候车室楼外挂着大红灯笼,站前广场的周边,插满了彩旗,广场的空地上,用鲜花摆出了不同的造型,好一派节日的气象。

城市街道上人很多,沿途的院子里,都装扮得很漂亮。奶奶紧紧地牵着我的手,拉着我往前走,大概是怕我走丢了。奶奶忙于往亲戚家赶,而我被眼前的一切所吸引,忍不住东张西望,那些新奇的好东西看都看不过来,怎么着也不够,脚步就跟不上奶奶了,不时地脚下绊蒜,打着趔趄。走到大街上

时,看见沿街的院子里,有许多人手举彩旗,或是拿着一串串的气球、五彩的摇铃之类,在走着队列,或是变换着阵形,他们大概正在排练呢。到了亲戚家,我正在想,原来城里的国庆节那样热闹,真的是可以看的节日,平时我们是很少有机会见到这种场景的。

国庆节那天,在城市的主干道上,我看到了昨天在大院子里排练的队伍,他们走上大街,脸上洋溢着笑容,手里挥舞着喜庆的饰物,走在彩车方阵的旁边,引起围观人群的阵阵欢呼,我和奶奶也挤在人群中,感受着那样热烈的节日氛围。晚上,我们坐在体育场的草地上,看节日焰火表演。朵朵烟花绚丽升空的瞬间,看得人目不暇接,精彩的焰火,引起人们阵阵欢呼声。那一夜,那一夜,那一年的国庆节,成了我关于国庆的最美好记忆。

国庆节的阅兵式,是我最喜欢看的节目。年幼时,我错过了1984年的阅兵式,此后的1999、2009和2019年的阅兵式,我都是早早地守在电视机前,等着看节目的直播,那种心情,大概只有自己最清楚。等到国庆阅兵那壮观的场面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,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走出整齐的队列,迈着坚定的步伐和列队经过的精良装备时,心里会油然而生出一种无与伦比的自豪感,看得人心潮澎湃,让我们内心深处更加深爱我们的祖国,这便是国庆节的意义所在吧。

每年国庆节,都有一个长长的假期,我会利用这个假期,将自己的书房收拾整理一番,清点今年已经看过的书,也会在心中谋划一下接下来的日子。郑重地将平时收好的两面小国旗取出来,在书柜显眼的位置放好,这是属于我在国庆节里小小的仪式感吧。

听爷爷讲故事

◎刘向阳

春风花香,爷爷挑砖上山修墓,腰弯得像河虾。

爷爷快八十岁了,身体硬硬朗朗,每天醒得比公鸡还早,天未全亮就开工,一直忙到星星点灯,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。爷爷是个怪老头,他要修墓,十四匹马也拦不住。村长表态支持,红砖、水泥、沙卵石由村上想办法解决,爷爷负责把墓修好。村长看见爷爷就竖大拇指,夸爷爷是老党员,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。爷爷沾着花白胡须,呵呵地笑,像不老仙翁。

周日早上,我还在睡梦中就被爷爷叫醒了,我埋怨爷爷不该打断我的美梦,爷爷说:“你缺乏锻炼,要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。”

学校对面的画岭,郁郁葱葱,青翠欲滴,宛若一片墨绿色海洋。稻田,房舍,马路,河流,水库,组成一幅优美的山水画卷。我呼吸着清新的空气,打一个哈欠,慵懒全无。

爷爷挑砖走前面,两个长条形簸箕,装二三十个砖头,扁担弯成一张弓,却气定神闲,步履轻松;我抱三块砖跟后头,慢慢悠悠,唉声叹气。小路曲折多弯,愈来愈陡,才至半山腰,我已汗流浃背,实在走不动了,就坐下歇气。透过林间树梢空隙,可窥见操场上小伙伴在打篮球,追逐着,欢笑着,晃得我心头痒痒的。笑声最大的是马良。马良跟爷爷一块生活,爸妈在广东打工。马爷爷比我爷爷年轻,头脑灵活,承包了画岭水库,搞水产养殖,收益颇丰,建起了金碧辉煌的别墅。我和马良

同病相怜,一年四季享受不到父母的疼爱,喜欢一起玩。只是马良像空中的小鸟,自由飞翔,想飞哪就飞哪,不受爷爷的约束——马爷爷吃住在水库,抛撒饲料,拦网防盗,迎送游客,没空管马良,而我得陪爷爷挑砖。

见我丢开砖块,蹲坐地上,气喘吁吁的样子,爷爷就默默地陪我坐下。我抹着汗水,随手捡起一块石子丢出去,石子便呈抛物线往山下落。“莫乱丢石头。如果下面有人,误到怎么办?”爷爷很生气,下巴抖动得厉害,胡子一颤一颤的。

“我偏丢!”我噘着嘴巴,又捡一块更大的石头。

“你这孩子,怎么不听活呢?唉,你不知道,当年赵班长就是被山上的滚石伤了脚,才被敌人发现的……”

我双手停在空中没动,凝视着神态严肃的爷爷,转瞬便嚷着要爷爷讲赵班长的故事。爷爷虎着脸,不理我,低头往山上走。

到了山顶,视野开阔,只见茂密丛林中有一块空地,已被爷爷修整成椭圆形坟地。“这里面睡着革命烈士赵勇,牺牲时不满二十……”爷爷抬眼望向远方,鼻翼抽动着,两眼涌出了泪花。

山风拂面,枝叶轻摇,天空澄澈如洗。我静静地倾听爷爷的回忆。

七十六年前,我十二岁。有一支苟延残喘的国民党军队逃到画岭,妄图以此为屏障,作殊死挣扎。解放军的部队驻扎在学校礼堂,侦察班长赵勇是山西人,不熟湖南地形,便找到我带

路,我当时是儿童团长。那个晚上,月黑风高,我俩抄小路爬上山顶,摸清了敌军人数和火力分布,赵班长还借着手电筒的微弱光亮,画了一张画岭敌情图,然后悄悄下山。我先前的紧张早已一扫而光,心里特兴奋,不小心跌飞石子,响声引起了敌人的注意。赵班长牵着我的手,低声说“快跑,敌人来了”,我吓出一身冷汗,听得自己怦怦的心跳。

画岭林深树茂,荆棘密布,灌木丛生,后有追兵,夜又大黑,我们看不清来时的小路,只能小心翼翼地前行,生怕弄出一丁点儿声响。敌人极为凶残狡猾,一旦发现动静,先滚石头,再补几枪,惊得野兔、野猫四散逃窜。这时候,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,赵班长为了救我,不幸被滚石砸中了左脚,流血不止。他额上汗珠如豆大,强忍剧痛,摸索着把图纸塞到我手里,嘱咐我藏好,“小葛,赶快下山把图纸交给团长……千万小心!”

“你呢?”我担心赵班长的安危,眼泪都来了。

“你看我走得开吗?”赵班长指着血糊糊的左脚,“你快去啊,不要管我!再不走,我们两个都得死。我躲这里不动,敌人发现不了。快走啊!我等着团长和战友,盼着战旗插上画岭……”

我没有辜负赵班长的重托,机智地避开了敌人,把图纸交到团长手里,解放军连夜发起进攻,全歼画岭顽敌,战旗血红似火,飘扬画岭山头。战士们打扫战场时,天正放亮,一轮火红的朝

阳跃出了云层。

“赵班长呢?爷爷你快讲啊。”我旋开爷爷自带的水壶盖子,殷勤地递到他嘴边。

爷爷眼里晃动着泪光,“咕咚咕咚”吞几口水,伫立坟前,哽咽道,“我走后,受了伤的赵班长被搜山的敌人发现了,宁死不降,英勇牺牲。后来,部队接上级指示又要出发,人们把赵班长的遗体埋在他牺牲的地方——松树湾,竖一块牌子,上写八个字:革命烈士赵勇之墓。我向团长保证,是赵班长救了我,我要当他的守墓人。团长庄重地向我敬了一个军礼。”

下山时,爷爷又告诉我,松树湾当时有一棵高大的松树,冠盖如伞,后来修盘山公路,爷爷就把烈士的坟地迁移到了山顶。“只要有空,我就到烈士墓地看看,清除杂草,每年清明节,我都要上山扫墓,祭拜英雄。”爷爷说得很虔诚。

水泥沙石等材料到位后,爷爷请师傅砌砖,自己打帮手,忙得不亦乐乎。十多天后,大功告成,墓地砌得方方正正,白花的瓷砖清亮照人,青松翠柏四围掩映,正中央挺拔着一块二米多高的大理石墓碑,“革命烈士赵勇之墓”八个大字,在烈日下耀出无数金灿灿的火花,熠熠闪光。清明节到了,村道上溜儿排满了小汽车,县里、乡里的领导下了车,沿盘山公路徒步上山,来到赵勇烈士墓前,毕恭毕敬。

每年国庆节,我们戴着鲜艳的红领巾,整整齐齐站在赵勇烈士墓前,聆听爷爷讲述革命英雄的故事。



青棵地里丰收忙。觉果 摄